

史記菁華錄卷四

廉頗藺相如例傳

相如傳只完壁會通也二事其未綴以柔廉頗者直為合傳地也故文亦以和氏璧直叙起更不細列相如他事此自一家體製也今人立一小傳輒牽扯支蔓不已及細視之又無一事著精神蓋史學之不講也久矣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伏廉頗相如故賤人之語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直起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十五城豈無地名欺謾如鏡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抽廉頗好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

以五白約畧當日謀議之端頗不寫入某甲口中最得神理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是又一議也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此為

原叙法若入拙手必先實叙一事在前累筆滯機相去遠矣曰君何以知燕王語曲折甚多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臣幸於趙王此段見其智謀之遠故燕王欲結於君一句一境一轉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求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仗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此段見其勇決

情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此寺人具眼如此相如之屈身也亦宜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先定欲予欲勿予之議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

孟氏之言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與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

孟氏之言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與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

孟氏之言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與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

孟氏之言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與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

孟氏之言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與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

孟氏之言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與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

之故而與兵
講怨雖未
知縱使趙王
抱璧以殉亦
何與社稷至
計相如而果
為趙謀宜正
謝秦曰和氏
璧玩好之資
匹夫之好也
君乃指土地
以易無用之
具當不其然
寡君勿敢從
命度秦亦無
以強也今乃
既予之而復
詐歸之亦策
士之權宜非
老成之碩畫
矣
秦王既齋戒
其禮其勢固
不得不予趙
城渠之意不
過以為寄焉
而已今日予
之他日復命

不許曲在趙趙子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諸大臣但計利害相如提

出曲直來此使得養勇根王曰誰可使者此召相如正意却問在後好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

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料得破把得定行得徹說得快大奇大奇趙王於是遂

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

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鬧熱半日色不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却却目光炯然并洞見秦王肺腑

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請指示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先須以氣

奪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

空言求璧再借勢直扶其詐以惑破之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

欺況大國乎後以樓忠動之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

奉璧拜送書於庭先伏此筆蓋相如之意尺欲完璧歸趙也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終乃極言敬順以悅之今

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要他齋戒意亦先說在前臣觀大王無

意償趙王城邑方說到本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并說明倚

柱之相如持其璧晚柱欲以擊柱甚妙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

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畫得逼現然十五城交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

之意

一將軍出城
陽固可還其
故物也且相
如前既云甯
許秦以魯秦
由今秦齋宿
與而而起已
盡聖道遊玩
三夫國之賤
掌之上而必
在趙不在秦
也德之福如
下使之福已
將完璧歸趙
微廉身盡誠
百數騰柳認
以必信其言
為主然則相
如者誠堅忍
強果之士而
其于謀國之
方先儒或謂
為大幸良不
誣也

人臣謀國只
是致身二字
看得明白即
智勇皆從此

不可得。此度字仍從秦王傳示美人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及左右一片泄泄光景想來

不敢不獻。言至此相如主意久定秦必無得璧之理矣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設

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此度字全在頃刻間辭氣容貌之間攝伏之故倚柱睨柱之時多少英氣

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此度字則相如徒攝伏之故倚柱睨柱之時多少英氣

乃設九賓于庭。引趙使者藺相如。加趙使者三字是臆傳語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

穆公以來。天下皆稱秦之強。天下皆稱秦之強。天下皆稱秦之強。天下皆稱秦之強。

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成案妙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

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對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語中情理蓋

得其人而使者。臣知秦大王之罪當誅。臣請湯鑊。充抽開一身之計方見斬截唯大王與羣臣熟

計議之。臣今其計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寫得絕倒想此時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左

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轉機不如因

而厚遇之。使歸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只帶說所謂強顏以自解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

之。即借九賓大禮以禮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結過拜相如

如故。加廷見事理四字。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一重拜相如

為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憑空蹴起隨手抹倒。正為相如脫穎耳。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自是詐誘若無相如事，未可知。趙王畏秦，欲毋

行。廉頗、藺相如計曰：中二人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怯以人言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二人或分或合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此大

畧也。獨叙在廉將軍口中。則廉亦豈一武夫已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先壯相

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秦人作趙王鼓瑟。秦

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會，飲令趙王鼓瑟。不過欲當場書一令字為勝趙

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寫成一笑，明明

瑟耳詞。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因跪請秦王。其勢秦王不肯擊缶。何難一擊

氣又饒。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反言劫刺之事也。度亦一時

當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不可無此一筆。不於是秦王不憚為一

擊缶。若甚比之從容。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以為字對

相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不復成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

王壽。咸陽秦都也。都城可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須知此語從秦趙亦咸設兵

生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玩相如完璧歸趙一語當奉使時已自分璧完而身碎璧歸趙而身不與之俱歸矣。此時隻身處見若有絲毫冀倖之情，即一字說不出，看其侃侃數言，有倫有脊，故知其明于致身之義者也。
秦王轉機其捷早已不復從壁起見，左右欲刃相如，蓋猶視乎藺比合傳也。廉藺之後，又附趙李諸人，然以廉頗結藺固

三人之綱兵
廉趙李皆武
臣惟相如為
上卿乃相如
二事皆爭勝
于口舌之間
而於相如傳
中特將立太
子以絕秦望
一議屬之廉
頭則廉將軍
之為社稷臣
加于相如一
等明矣史公
好奇而有奇
識詳簡以著
其奇右廉以
見其識千秋
良史之才豈
偶然乎
為將者之品
有大將有戰
將廉頗識畧
高深能持重
而不於於割
疾有大將之
才而或不足
于戰將之用

以待秦秦不敢動無此一着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出

頗一秦伐韓軍於闕與從趙地進王召廉頗而問曰插廉頗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

難救持重好頗大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引二人以頗為又召問趙奢

奢對曰其道遠險狹亦同此辟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中有定見只要靜鎮

此有大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特寫一事以見其靜軍中候

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許許愿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所謂

秦秦聞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只此已足妙在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一番大喜

不可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更不教以他語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氣已浮動

制矣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所謂動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此句後無

甚其歸路而擊之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此句頓住下別插許軍士許愿請以軍

事諫趙奢曰內之活動許愿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惟此人能窺破趙奢

士着奇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衝突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恭遜許愿曰請就鈇

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胥待也邯鄲邯鄲二字似直許愿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

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胥待也邯鄲邯鄲二字似直許愿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

趙奢自是戰將至其納許
歷之言而又
能表章出之
亦有度者矣
凡事特患不
見破耳趙奢
將勇者勝一
言已看定開
與之戰只在
義氣然而失
石所交風雲
變色誰呼所
及屋且皆飛
已即不搖能
保此千萬人
之耳目心志
不潰然而散
于堅壁二句
疾趨二日其
心中眼中不
復有絲毫利
害之感是真
有得于持其
志而無暴其
氣之旨者也
戰為聖人之

者勝得地利以鼓勇氣建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

上此句直接前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只是以氣勝秦軍解而走遂解閑與之圍

而歸結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厯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總結如椽之筆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能知必死而直蹈之則勇氣自振凡人不能勇者只是冀倖不

但發明非死者難也處也者難方藺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

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大山其處智勇可謂兼

之矣四人合傳贊止相如史公好奇之過也

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合傳同時同國各見其奇與他傳牽連而書者不同故傳

中多作羅紋體而叙廉頗事則加勤叙相如事則獨膽一以為諸子之綱維一以

見恢奇之絕軌也以余觀之則皆朝不及夕一切苟且以圖存之計焉耳蓋相如

以一壁之故一擊缶之微樽俎折衝以犢觸虎其得免也亦云倖矣及其歸也不

聞昌言碩畫以為善後之圖則恍恍惚湯五步濺血此技可長恃乎李牧趙奢一

將之用有餘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秦人或稍憚焉而朝廷大計則非其所知惟廉

所慎宜細故
裁馬服君子
是乎不可及
矣許歷一段
叙得狡獪只
是窺得越者
作用彼應之
言即奢之言
也如謂奢見
不及此則此
行無應奢遂
不能集事耶
必無之理矣
上大夫雖
妬屈原而憲
令之造既出
王使則即奪
之當無以胃
其能也總之
小人之一念
動于惡者肆
妄膽必至破
壞他人能事
而後已雖已
亦不能自曉
離騷開口便

將軍沈毅深遠而一生無大奇節。史公著筆頗輕及乎晚節被讒一不得當而猶有思用趙人之語。夫鍾儀既繫猶鼓南音。范叔西遊無忘邱墓。廉將軍於此遐哉弗可及已。而惜乎趙之不終其用也。史公嗜奇所取者在藺不在廉。故文之工贍者亦在此不在彼。而余之選錄則專以其人也。因廉傳不採故附論之于此。以著四子之優劣云。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全傳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總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

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跟明于治亂句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跟嫺於辭令句王甚任之上

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勢逼而爭其能不及則懷

王使屈原造為憲

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

尚見而欲奪之。

小人無

屈平不與。習氣因讒之曰王

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

切中庸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此三句乃注

所知之故。王怒而疏屈平。

只是疏而不奪其位

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

就王聽讒謠之蔽明

就上官行邪曲之害公也。

就上官言

方正之不容也。

見疏言之故憂愁幽思而作離

騷。退離騷者猶離憂也。

頓開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

呼皇考伯庸
後又指九天
以為正是呼
天呼父母之
實証也再轉
出蓋自怨生
向來然則孰
泣于昊天于
父母孟子以
為怨慕不與
此文相表裡
乎舉千秋血
性文章而歸
之于忠孝此
傳實難離之
并序不僅左
徒之行狀而
已也
既以楚之存
亡係于原傳
則楚事不得
不叙然不得
喧奪奪主也
看其叙事叙
叙得妙
此上通為一
大段只屬平
既縱屈乎既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離騷如此洋洋巨篇只以呼天呼父母五字憚之忠孝之志所

以千古為昭史公眼

光燦破天下如此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護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已上言騷之所由作國風好

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嘗下道齊桓中述湯武

已下言騷之體製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三句從明于治亂來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六句從嫻於辭合來以下申言其文之潔若排側而極贊其蓄志之

超其志潔故稱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

括志字精雖與日月爭

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括志字精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屈平既絀

逆接王怒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

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而疏之索

如餌小兒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

可悲可恨

不聞六百里

如龍販偏更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

所失反不懷王乃悉發國

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

可悲可恨

既縱屈乎既

疏二句始終
關照是主句
餘皆襯起本
傳非正文也

此上又一段
是懷王入秦
不反公案前
段屈平語在
後此段屈平
語在前作文
中變化法
善讀書者取
其意而遺其
詞今史公每
插一段論斷
取離騷讀之
即處處有吻
合之妙予故
曰此離騷之
升序也
楚懷王狂惑
之主然其始
本能寵任屈
平則亦不可

大因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和楚未可卒滅秦之玩弄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

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角力拳勇之夫一

不以為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說辦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

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正傳不復在位使於齊位非賤斥也只是疏遠之意

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何故又悔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

之殺其將唐昧極匆匆又未嘗不明畫時秦昭王與楚婚防然復起一頭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

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屈平之言亦

稚子之言亦不必甚鋒芒而行間字裏無人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

懷王以求割地秦之不直不必言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只須據事直書而楚人既咎子蘭以勸

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兩句合寫妙方見屈平之怨直舉國之公憤雖放流瞻顧楚國係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倖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仍入離騷文理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千古善讀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

悟也語勢纏綿人君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國以自佐特插入一段

謂之不知人
也惟其一念
之欲自見其
才而掩人之
善以為己有
遂致為宵小
所窺而巧以
中之然屈大
夫於此殆亦
不無文人習
氣於惜已美
而不肯假借
容亦有之此
正不解夫隨
流揚拔備糟
啜醴之理者
也雖然以屈
子之賢夫豈
不知正以獨
潔之性必不
能少貶耳故
自撰漁父辭
懷沙賦以明
本志史公獨
摘此二文以
終本傳真讀
書論世之巨
眼也

是史公自發感慨不
得樂將前文例之
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千古痼疾一筆點破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

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古本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

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

豈足福哉引一筆即疎宕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遙接屈平既嫉之段此向是篇中第一奇筆卒使上官大夫短原

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始斥而放之乃作懷沙之賦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

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一段終屈原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一段并終楚與篇首楚之同埋也向關合自

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此傳過文獨有味外味過湘水投書以弔屈

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本傳前半拈出志字意正如此適長沙觀屈原所有沉

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從長沙賦中看出即歷九州而相君等句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即以賈破賈知

弔屈原賦亦
有為之言也

屈靈均千古潔人也觀其離騷九歌九章撰著美人香草觸手芬菲何處不滋蘭
九畹而樹蕙百晦哉史遷之知靈均只在於至潔中見其一片血性而其狷介無
膠之况俱於言外見之本作離騷序言而即移為左徒傳贊耳當與莊叟天下篇
及史記自序篇參覽斯得其旨

刺客列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備叙履

鄭重然兩名兼載正占身荆卿好讀書擊劍分語以術說衛元君劍術耶縱橫之術耶一

史公痛惜其無成故偏作爾許身分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荆軻

嘗游過榆次比二段皆極寫荆軻推剛為柔又似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

出入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

蓋聶益劍容之才者此段原為篇末擊劍不中而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

伏而後乃獨引魯句踐之言正為二段同意也

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寫英雄心日荆軻游於邯鄲魯句

踐與荆卿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士不遇知己徒死無
陰俛出跨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此時方荆軻嗜酒日與狗
下同意

荆卿列于刺客傳為燕太子丹也不得然其游歷諸國遍交賢豪各有奇持豈紀處又不足割棄不寫看其從齊衛插衛插入而之燕三字以定其名隨後逆叙游衛游榆次游邯鄲三段因以既至燕一語連接方寫燕市淋

滴與致又隨
添所游諸侯
二句復以其
之燕三字收
還針路之密
極盡經營固
不得以史公
藉國策為藍
本而專摘其
刺秦王一刺
也今特錄前
後史公叙傳
本文凡國策
所有者不復
着云
荆卿之有高
漸離猶聶政
之有妙瑩也
大丈夫為政
己者死一腔
熱血本不求
表暴于天下
而無如荆卿
之于太子丹
殊莽猜嫌實
算不得知己
七尺之軀浪
付賢子殊為

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

一段酣暢淋漓之極酒酣以往字法况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

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一生恍惚發洩殆盡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四字然

其為人沉深好書

複應好書加以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毫長者相結拓一其之燕

轉收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高樓田光正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

有深匿作於宋子地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

不能去

忍不住露穎尋常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妙語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

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

以上為一節而高漸離念久隱

畏約無窮時

高生當日向誰道之而史公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

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

以上為一節客無不流涕而去者

燕市流連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

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

祖龍頗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以上為一節是稍益

近之

漸寫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擊秦始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

即扑殺此獠高生豈不為薑粉

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國策荆軻刺秦王一篇文章固妙絕千古然其寫荆軻處可議實多如聶政尚不

可惜故嘗時
若不得高生
一番奇烈荆
之減價良不
少也酒酣歌
泣託以千秋
豈徒然哉

蒯徹以相人
之術諷淮陰
侯不聽伴狂
為巫嘗著書
二十篇此段
從彼採入故
故自成一首
機軸

肯輕受嚴仲子百金之餽而軻則早恣享燕太子車騎美女之奉一也聶政恐多
人語泄獨行仗劍至韓而軻則既必待吾容與俱又且白衣袒餞擊筑悲歌豈不
慮事機敗露二也聶政抉面屠腸自滅形迹軻乃箕踞笑罵明道出欲生劫報太
子丹之語三也至以虎狼之秦而欲希風曹沫約契不渝其愚狂無識更不足道
矣史公想愛其文之奇又不可妄為點竄故特於前後自出手眼寫得荆卿沉深
儒雅迥絕恒流并高漸離隱約精靈雙峙千古遂使其疎莽無成處俱藏却許多
疑案令人不忍多訾矣此其筆力迷離獨有起解軻得此庶幾不枉此一死也今
人誦國策多置史傳始末又安見古人之深意哉

張耳陳餘列傳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

本名徹以武帝諱易通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

明於事機與戰國傾危之士絕異夫口弔實並至善于聳動

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

明其前之得罪于咸陽父老子弟法

實使然雖為作周旋語然非亦雖飾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

不可勝數寫得滿眼冤頭債人不由人不動心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

下大亂秦法不施極其明劃無一語欺范陽令

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必傳

如此人方可謂之排難解紛
史記文密而實奇
橫國策文勿而實平
整筆徑自然要關天分此段最似國策
若其為范陽令及武信君謀片語之間免却千里兵戈慘禍文在魯運之上品居王蠋之前非戰國傾危者所能及也

後得為慈孝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轉機逼清武信君兵且至即趙王武臣而君

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徒然取死實無益於忠節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

在今矣妙在投身相為若空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

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起法與前同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文勢葱龍有秀然與史記疎宕自別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頓整

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更不支蔓人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非寫范陽令

戰而千里可定也是此其所以不待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

令自以城距君實然劉項起事何嘗不爾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

亦不敢殺其令說來如指上螺紋細細可辨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趨馳燕趙郊見之

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三句即前怯而畏死二句此臣之所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極龍葱郁秀之到寫來絕妙與其懸鼎鑊以拘何如懸華袞而招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

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從此遂復立趙國

趙王間出為燕君所得武臣方與餘耳畧走燕界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要知求之愈急雖盡與趙

地猶未也必歸也使者往燕斬殺之不可嚮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以兩賢所患而養卒易言之接手入神有廝

養卒之論事
勢明透已極

蓋深知武臣
之不足事而

見張陳之必
非人下者也

此段語張陳
固不欲入道

破然即為此
時名為求王

實欲燕殺之
則殊未必然

蓋此時果然
燕之殺武臣

便當鼓行而
前決一死戰

則趙王必危
乃殺十餘使

而未敢與兵
正其投鼠忌

器之私來耳
但養卒歸王

而不聞特賞
則未必不以

其道破隨情
而忌之也即

謂欲殺趙王
亦未為逆詐

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通盤算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玉乃走燕壁寫得妙若與笑者解折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

若待燕將先問便一語便不見奇走字妙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先布此燕將

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然後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一笑字從容之極此

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三人總提便不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豈誑燕將哉但求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

此等宕筆史顧其勢初定未敢參法字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目

如炬而口齒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時以國言今君乃囚趙

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此三語則未必果然燕果

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也左提右挈也而責殺王之罪也滅燕易矣燕將以

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應載歸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自將伐匈歸趙王耳子敖朝夕袒韞蔽袒而劉牲韞蔽所以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隆準公善罵常以此失功臣趙相

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始與高祖生平為氣寫得乃怒曰吾王辱主也

等夷可知生

已甚張敖固無反謀然而人臣之義將則必誅其高謀叛激於禮貌之微罪固當死教為人臣而隱忍保奸借使其事竟成教不得儼然南面乎為教者力能誅高則誅之不能則告之高祖方是純白心所以為人臣者知春秋之義也

先自恣後說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自立玩此二語益見平昔等夷不肯相服今王事高祖甚

恭而高祖無禮高祖字皆誤姑仍之請為王殺之不濟張敖蓄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張敖固

恨處不小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語甚願君無復出口

惟甚恨甚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此何事而同事者多于十人蓄蓄謀者餘于一歲豈有不敗之理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語氣極抗概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真有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一年貫高等乃壁人栢

人要之置此語極古與逆多諤解蓋伏刺客于栢人縣之要路館驛以待之置置驛舍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

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越甚警甚不宿而去有天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

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無此觀不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

為之其如聞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提出乃檻車膠致也膠固

防護嚴密之意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

舒等十餘人疑此句與字當作之字蓋貫高首為怨家所告亦當速治何待脫鉗從王孟舒等自是貫高之客耳皆自髡鉗為王家奴

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我薦為之王實不知久要不忘吏士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

擊者總言酷刑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怒插此段文章上怒

於人也杜撰可晒亦於人也杜撰可晒亦

神三毫欲活矣

賈高固叛人然身為張耳

敢看其視高祖等夷耳天

下初定逐鹿未忘老驥雄心不能忍辱

與他人作逆者殊科况其

立節張教亦是詔大吹堯

常理不當概以叛目之

漢法至重韓信彭越開國

元功皆以其須有之獄並

至參夷賈高親逆弑逆其

容亦均為黨援乃以能立

然諾之故嗟賞寬赦富貴

蟬聯高祖固有過人之度

而張教所以

曰使張教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呂后不能回而囚能回廷尉以賈高事辭聞上

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真王啟口培值名節不少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

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泄公亦難得方治反獄時親友惟恐波及誰肯為之游揚者亦可見端友之從其類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獲與前寫得慘苦激昂令人淚落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平生驩與語所謂以私問

友朋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可泣鬼神可感金石不

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甚透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

以為者王不知狀一語所該甚多古健絕倫於是泄公人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賈高為人

祖能立然諾品題無溢美使泄公具告之曰鄭重妙蓋下八個字乃張王已出因赦賈高

賈高喜曰吾王審出乎動生泄公曰然泄公曰其鄭重之意妙絕上多足下故赦足

下賈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特照定前十餘人爭自劉白今王已出吾責已

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無此

不或乃仰絕腕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史公極得意語張教已由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

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高祖鼓舞一及世處甚奇

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人歷四朝則其子孫之所以不失富貴者不關張王事矣乃猶

保全者亦不無陰持其重之勢篇中始戴呂后之數言終指魯元之故亦言外微旨非慢然之筆也
張敖知貫高謀不早發覺得免死幸矣乃猶爵以列侯非法也故持以尚魯元故冠之

淮陰侯乃史公所痛惜者

冠以張王客史公好奇如此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

一語直貫全傳始末

所居國

無不取卿相者

以客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則無利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

權卒相滅亡則至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誠字戾字天地懸隔對看得妙豈非以利哉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

收得完足

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當意深遠

張陳初起之時秦募購之耳以千金餘以五百及其後餘死泝水之南耳王常山之北一不能保其首領一旦利及苗裔然則鄉評月旦久叛低昂而敵國徵求因

分貴賤餘之見殺殆不必耳能殺之盡人而能殺之也考鉅鹿之圍張敖以子赴

父之難亦且按甲徘徊似未可以不救深責陳餘張耳於陳餘解綬之際引佩不

辭致成大隙耳亦稍負餘矣雖然信陵之兵符未竊原欲赴邯鄲俱亡魏其之觸

網無辭義不令仲儒獨死此中耿耿餘或者未之前聞向使趙果燼於章邯不知

餘何以處此末特附一不侵然諾之貫高未必不為彼刎交痛下一劄也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一

淮陰侯乃史公所痛惜者

此

觀其起處評
寫實時落魄
景况遂與孟
子將降大任
一節一樣搖
曳其意中固
以漢初第一
人目之
淮陰雖為列
侯未嘗之國
勒居私第奉
朝請而已蓋
因其為淮陰
人故以邑名
表之益見謀
叛之為冤獄
或謂以淮陰
之才豈無良
禽擇木之智
當項梁未起
時六國紛紛
復立信既可
依涉廣輩以
免饑寒即沛
公入關約法
三章秦民額
手之時亦可

行虛寫却將下數
實事隱括于此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漢初將相中第一人其落魄無修常亦居第一細寫將來涕笑交集

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
可與受羹嫂同傳乃晨炊蓐食
蓐食者亟食耳不知作昧

諤解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蓋人知之至是則不得怨耳可憐信釣於城下
豈

謀食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非一見可了也飯信竟漂
終漂之事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

吾必有以重報母
前怒今喜其可憐一也前母怒曰以一怒激揚其委頓之氣勝大
絕去今圖報其無慘一也

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前一段極寫無慘此一段

深明況毅意各有
在不可一例看去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
惡訕往衆辱之
加衆辱之方曰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彼直以拚於是信熟視之一片况毅在熟視二字非

怒故態矣
須參須參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
復向日為一饑飽輕喜輕

下無所知
既已出頭却復連連跌躑如此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
早伏登壇日之

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
亦計無復之未必先有擇木之意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

臨末又遭一大躓
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
寫成信乃

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
淮陰傳開首第一語滕公奇其言壯其貌
滕公夏侯嬰其知釋而不斬

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頓住為下信數與蕭何語何

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頓住為下信數與蕭何語何

棄羽事漢矣
而信皆不出
此至無下無
成連教生法
機緣稍格便
已無身得毋
其自謀者固
拙乎余以為
信之工于謀
天下而拙于
謀身者在成
功身退之後
而不在未遇
之前蓋未遇
之前落魄無
慘動而獲咎
是又天馬非
人之所可為
也至於後車
因廢私第閑
居不為亦松
游亦可效乎
陽飲耳乃猶
羞任絳灌誇
將多多卒至
長樂鐘前受
誅兒女一身
瓦製三族誅

奇之先伏一筆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以入蜀無東信度何等已數言上等字該

內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作意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

如失左右手二語不接寫得妙蓋如失左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神傳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作意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

曰諸將亡者以十數活畫出視公無所追信詐也詐之一字則誠有之何曰諸將易得耳至

如信者國士無雙薦語簡當可味下即疾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非一將之用矣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

久居此乎隆準公神情態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看此

則何之追信實有預謀可知王曰吾為公吾為公妙是不知信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亦爽何曰卒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又提亡去為言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

可耳何自有大臣識畧王許之諸將皆喜此文外形容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

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點兵數欲東下井陘擊趙點戰地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

夷謂非白誅之至軻者乎嗟乎蓋亦有天馬信亦無如之何矣井陘之戰至危之劫着也先下一個欲字及問視不用左車之策又下乃敢二字皆此文中絕大關目蓋韓信天授智勇老于行間必不肯犯險嘗試以冀侍於萬一若左車之策果用信必不來送死左車雖智終讓韓侯一着而信能折節師事之此信之所以愈不可及也左車之策果用必不使敵

之也並提出二人聚兵井陘口聚而不肯號稱二十萬陳餘以兵多不肯用奇計廣

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明謂餘非信耳敵手非漫數前功也虜魏王禽夏說新

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只此一句韓信作用俱見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造語整秀不凡此四句言遠征常理下復以井陘道險作一層深明兵法

極了指畫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此一路抄出其後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此一軍堅

壘其前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分承明畫之極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又有鋼之法不致十日

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此殆謂彼軍必內叛也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

禽矣再點此句應鋒不可當數語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迂緩得妙要之此直大言欺人意中只是

恃其兵多且以逸待勞耳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豈

在多迂論可笑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不知惟其遠來故士必致死蓋退一步即無生望也今如此避而不擊大言

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我怯而輕來伐我不顧目前却算後日迂狀可掬不聽廣武君策一

凡三寫連綿而下所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

以深惜之也當着眼廣武君處大喜乃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細寫號令選

兵遂下正極寫廣武君處大喜乃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絕大筆力選

人得知所以為信知者餘方以大言伺喝劉虛聲以折之之故耳出井陘以決一日之雄必無一戰不克而需再舉之理成安君固非韓信敵手而兵之懈與奮亦誠有天淵相去者蓋趙兵空壁逐利前有倖功之樂後有倖致死之憂則見利而進知難而退而已漢兵則不然力戰則各救其生一退則俱無種類所以一日大戰良久再曰復疾戰三日皆殊死戰彼懈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第一令却先算結末一看奇幻之至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

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寫得如聚米排沙一一清出令其裨將傅瑄曰今日

破趙會食第三令并在戰後益奇然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先已據使

地為壁此必引其空壁來逐之故欲以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

阻險而還見難而退行師之常成安所及知者也故不見大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笑得儒氣平旦與夜半應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殺師之法趙開

壁擊之大戰良久分作三段看凡三寫大戰蓋此日之事至危成敗之機於是信張

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必至逐韓信張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苦亦戰若雲深信所出奇兵二千騎

叙得明淨左國所無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然出二十趙軍

已不勝寫得從容此所不能得信等遂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一句寫日以為

漢已得趙主將矣一句寫意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

破虜趙軍收得如疾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信於此

士之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嚮坐西嚮

我奮一以當十又何十則

圍而倍則戰

之有比左車

所以早有成

禽之慮也

岳忠武論兵

曰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夫

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也况

于書乎漢王

嘗以十萬之

兵夾淮水陣

為楚所感淮

水為之不流

對師事之此一句急寫于効首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倍與背同

前左水澤左與阻同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

術也此即前所謂趙已據便地為壁者也信以便術也地先為趙據故出奇以劫之諸將終未解此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當

指破為章句泥儒說法正與成安君所引兵法對着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

素拊循士大夫也此轉自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

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尚可得而用之乎韓信用之固妙然而泥其說諸將皆服曰善

非臣所及也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蒯通大有遠識此段大文以相人

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借端入港並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先問其術對曰貴

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以二句作成敗在於決斷主意以此參之參之甚深萬不失

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以說話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

不過卦侯又危不安奇語巧舌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背反也勸其反韓信曰何謂

也怪其非相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以下絕不俊雄豪傑連號一呼連一天下之士

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燧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此段即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語而小變之見信與

而暗於決天時智於見目前而愚於見日後者張子房一見沛公即云沛公死天授彼則可為豪傑矣若信智勇有餘而實無君人之度且使果如通言三分天下兩利俱存則天下何時而定於一乎目前之肝膽塗地或得暫休異時之暴骨枕骸竟無甯息漢之為漢固未可知而韓之為韓恐亦難長恃也然其危而不安之語則切矣

韓信下齊之後漢王方爾

劉何必便有君臣之分也妙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此段即下所云天下之禍也禍慘如此欲信起而定之原非僅為富貴起見更妙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方分二角此言楚人也因

不足定至於榮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勢似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

進者三年於此矣楚所以困於京索之間者信既之也便見制楚之權者在信漢王將數十萬之眾此言漢王多敗亦不足以

定天下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勢本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榮陽傷成臯

漢所以傷敗不支者信不救遂走宛葉之間葉古本作葉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

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總承上二段言楚漢俱困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此仍應到使

人數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好筆力好局段當今兩主

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東上數段語動而臣願披腹心輸肝

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先作搖曳亦知一時難矣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

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前後凡用無數波瀾而主意只一口夫以足下之賢

聖有甲兵之眾此又三分鼎足後作用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有餘因民之欲

西嚮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禍向較正題目割大弱彊以立

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此却與鄭生建策立六國相案齊之故舊境有

似若果行此未免樹兵矣

于成阜三外
望救而信乃
擁兵觀望
使請為假王
以鎮之漢王
怒罵良平躡
足而有甯能
禁信自王之
語漢王之忌
信至矣此時
主為漢王臣
為齊王楚鋒
方銳而漢以
兩王分居臣
主之安分在
信猶自謂不
敢嚮利背義
恐亦難以欺
天下之豪傑
也追騎虎之
勢既成而顧
以推食解衣
之私謂為厚
遇虎狼入穿
投肉飼饑事
機可乘揮戈
恐後者也而
信終不悟豈

膠泗之地收膠東泗水懷諸侯之德倒白法言諸侯懷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

齊矣說列傳讓仍照定息禍言之亦未免言之太易蓋敵動之極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此本策士常說然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信之暗于事機在漢王術中而不悟如此載我

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我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

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言如古箴銘撰至可味豈吾可鄉利倍義乎公之嚮利久矣安前能便隆準忘情于前

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寫得怪說可掬自以為三字妙甚言自見為善而他人殊未見為善也欲建萬世之業臣竊

以為悞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引張耳陳餘一案只後爭他語我甚厚語

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餘耳之事際始于餘不救耳然耳實先負餘觀蒯生述來更自曲直了然奉項

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

笑不但笑餘亦兼笑耳只是笑其好之不終也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

欲而人心難測也此亦通概言之即通之說信背漢何嘗不是人心難測但今足下

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極透語故

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悞矣應選悞字格律甚緊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王踐種蠡

一隱文蓋大槩言之古文如此者甚多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餽語此數語找足功臣特於交交外添出

非天奪其鑿乎故通之為信謀者所以救信于死也引陳餘文種以為言甯猶曰從容圖利而已哉危哉信警者通矣此以下專就功高不賞言之在韓信固為萬金良藥若以概諸古今功臣則非也人臣但患不善居功耳豈曰功高必不利于身乎猶如通言則扶危定傾之際為人臣者必將留不盡之力自以為如明末左甯南擁重兵而養寇以自重其罪有不可

有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一層特愛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

蠡之於勾踐也一層此二人者足以觀矣二人統指張陳文苑願足下深慮之深慮比前且臣

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韓信自負功多故漢終不負我不知信之危正以其功多也特枚舉其功言之可謂

說之極工者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慮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狗趙

脇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總承十句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

而畧不死出者也此非贊其能事正是窮其禍根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戴字挾字持字正如身有贅疣

象有齒犀有角皆身之害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將持是安歸乎說到此處不由人不毛骨寒豎

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危字比深慮又切韓信謝曰先

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心已動矣而不後數日削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

之機也不容踉過之謂候少縱即逝之謂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

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此二語寬一步言除非聽之多失旨而計之非萬全或可紛亂於中而不決今我所陳則未變然一一無失

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此段細微之事以譬其驚馬懸機之恩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申明廝養儋石二句意智誠

知之決信非不知只是猶豫顧惜耳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此語是頂門一針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

勝謀者果於居功如諸
於居功如諸
萬武侯郭汾
陽豈患功高
而禍至哉史
公贊中但以
學道謙讓為
信所少蓋有
識之言也
成敗之間問
不容髮信果
不欲倍漢亦
無所用其猶
據猶據者心
已動之詞也
縱不倍漢已
非純臣矣惜
哉
漢異姓王至
被恩寵者盧
綰至忠謹無
過者吳芮其
他所誅滅雖
未必盡當其
罪然亦實有
以自取也綰
之恩遇又非
尚所敢望則

躉之致螫。馱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排之後忽引長一筆妙筆文情此言貴能行之單繳弗敢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詞畢矣獨提一時字歌吟而警之態色聲情俱臻絕。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此是正意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此是不信微言之意。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為巫。

韓王信盧綰列傳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一路寫親厚殊絕筆墨複蓄而各極變態文之最體

至惹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多一也字里中嘉兩家相親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偏能總束一番復賀兩家羊酒。倒前句雖

小處必變化。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常隨出入上下常侍中常出入卧內一意而文亦三

變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持以事見禮。舉第一等功臣以見優禮之絕等

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獨此封註一句益咸陽秦之故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十月為歲首。然亦可以假改朔而不改時也。

年冬。以破項籍。十月為歲首。然亦可以假改朔而不改時也。

年冬。以破項籍。十月為歲首。然亦可以假改朔而不改時也。

年冬。以破項籍。十月為歲首。然亦可以假改朔而不改時也。

年冬。以破項籍。十月為歲首。然亦可以假改朔而不改時也。

當其純白乃
心恭順守節
當亦未必遂
有敗亡之禍
無如信越之
死皆出北難
逝聽寒心聞
風股慄不得
不為三屈自
全之計幸使
布衣昆弟之
觀變而為走
越亡胡之勢
縮誠孤思漢
亦負義此無
他呂權有以
歐之而小人
復以謀身之
私智煽之也
為人臣者尚
鑒之哉
從來邊鄙要
害之地不以
王異姓此人
主守邊之
義也燕王縮
幸以親幸殊
絕之故托以

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以定天下原叙諸侯非

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羣臣失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

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盧縮初無

特建之功何以得與信越等並功最多可王燕許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縮為燕

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又擗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豨王代在

燕之西南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

匈奴言豨等軍破其聲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行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

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只從張勝切已處說入可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

連不決也無據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又說到張勝切膚之

危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此雖非人臣所當言

然為燕謀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以避嫌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

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後

得歸身于胡未必非勝開之此着未可深詆至陳豨反賊而與之相通則謬甚矣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

決漢十二年東擊豨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

獨當一面耳
然大臣無外
交而況與匈
奴陰相往來
即使不反亦
非中國之體
况卒至于反
耶
有起處許多
相叠恩寵即
不得不出
結處許多宛
轉餘情令人
讀之而望古
遙集君臣離
合死生之際
有嗚咽感歎
而不能已者
傳中之絕唱
也

前半幅未嘗
寫鄺生一毫

齊通計謀於豨所此處縮已有高祖使使召盧綰此高祖之意終未肯廢綰然綰至

未能凡全也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

恐閉匿縮無能反之資只是懼死使高祖能諒其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

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吕后所見呂氏婦人專

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即稱病亡匿可使倖久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

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相負如此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

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王綰悉將其官人家屬騎數

千居長城下候伺卒上病愈自入謝前迎之不至此時未必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

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東胡王也因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音

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

寫得終有家人婦高后竟崩不得見其情不得遂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

鄺生陸賈列傳

鄺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連載地名便伏下線索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

史記菁華錄 卷四

實事只由描
英雄相與之
初始如寶環

繼如針芥而
高相屬生神
情俱活如欲

寫屬生自薦
却先寫沛公
時時問騎士

則沛公之精
神不為生掩
也既有沛公

問騎士又寫
騎士未肯薦
屬生則屬生

之精神不為
沛公掩也至
於長揖不拜

輒洗起迎究
然見當時交
接之景蓋頗

上三毫等神
遠矣

屬生以游說
為已任然生
平亦無甚奇

特功名說下
陳穉為韓信

業為里監門吏不能謀生而獨為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便與入不同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訪賢士屬生自問之

對看屬生問其將皆握齟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屬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

公將兵畧地陳留郊但在陳留郊不但未至其里亦尚未入其邑比一段沛公麾下

騎士適屬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里中賢士豪傑寫得不同此問字與屬生騎士

歸屬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禮反多畧與自用反此真吾所願從游亦與

反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屬生自薦語奇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

狂生自謂我非狂生正在拉雜得妙宛然畫個小影恰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

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自有一輩溺器在與人言常大罵先逗一未

可以儒生說也屬生明自謂非狂生而騎屬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屬生所誠

者省而沛公至高陽傳舍叔次地名皆有線索使人召屬生屬生至入謁沛公踞牀使兩女

子洗足而見屬生寫景處所以發明沛公之大屬生入則長揖不拜駢騰落曰足下

欲助秦攻諸侯乎問得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快甚總是夫天下同苦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摸不着頭路不得屬生曰必聚徒

所費而身膏
鼎鑊矣所差
強人意者而
公不為若更
言一語負氣
到底不枉此
高陽一酒徒
耳故史公全
傳只是描其
航麟

致漢書陸賈
初從高祖時
嘗奉使九江
王以家卿在
楚即降楚不
復思漢識昧
於擇君而情
溺於懷士初
無豪傑之畧
乃其後卒得
拔身還漢終
享榮名從容

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自氣航麟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之以上只是沛公酈生作合之始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縶括得妙稱其沛公曰賜酈生食問曰

計將安出六國合縱連橫俱是說客本領蓋生業已將遊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逕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入字探字妙寫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自為陳留人亦只從近地展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

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此俱是為監門時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兩存其

酈生于此原無奇特只如此了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

為廣野君畧寫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先下斷案語名為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縶括未即位以前事甚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乃王之事在中國未定前

也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不暇計始以陸生至尉佗魑結箕踞見陸生初

得尉佗如鹿豕不可狎陸生因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開口

方顯得陸生辨捷出此一語已籍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此只責其欲以區區之越無天子抗衡為敵國

禍且及身矣此三句為利且夫秦失其政看其逐節布置井井有法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

壽考願能以智謀自蓋前愆太史公於其初之孟浪則諱而不錄於其終之俠樂則書之不啻口出虛實錯互爛然成美篇焉真良史家法也尉佗英爽濶達殊有君人之度漢廷諸臣誠無出其右者且其言曰越中無足與語得一陸賈遂謂日聞所未聞亦可知南越臣寮俱極瑣賤則以佗之氣局誠得良平輩為之輔勝於項而埒於劉誠何待論此時實以新造

入關據咸陽先言其理至順此意輕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正對區區越句

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次言其力至強此意重五年之間天下平

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又統言獲助於天曉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

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尉佗霸有南越在漢未有天

罪者不助天下誅暴逆句極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此正

有體不然必不足服佗之心四字妙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

臣主之分故也無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不可易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

冢夷滅宗族方發明禍且及身語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

手耳不言漢誅之却言越殺王降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

失禮儀辨他語屈彊而有意思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本不服漢天子語却問得

有次陸生曰王似賢獎一妙復曰我孰與皇帝賢咄咄逼人陸生曰皇帝起豐沛以下六句

之業言便止下乃全以強弱形勢奪之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只是是一個中國之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

山海間只是鄙其蠻夷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尉佗大笑曰大笑妙是吾不起中

服是

之國難以爭
衝入以墳墓
在漢故姑示
遜以胥後效
耳雖有奉約
之虛名仍不
改帝制如故
漢固不得過
兩周之也陸
生學定中國
墳墓以動其
天性指出新
造未集以見
其病根真直
透肯緊之論
沈內識其意
而絕不與辨
以悅之深也
凡言呼萬歲
者皆慶幸之
意因高祖善
陸生之說則
其將偃武修
文與民休息
也故幸而祝
之美不可忽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然正復大綱落迺大悅陸生服其意並不肯

悅之妙留與飲數月曰越中何足與語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

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此等處甚不滿人意史公陸生卒拜尉佗為越王令稱

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起得高帝罵之

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此一語下作陸生曰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

之乎按口甚捷自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策士習氣不足

武逆取則是滑稽之雄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謂滅亡於趙高

帝不憚而有慙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

敗之國亦錯落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標題殊莽每奏一篇高祖未嘗

不稱善自具詩左右呼萬歲太裝號其書曰新語即問所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

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有口二字即從篇首用來而陸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

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以家居二字領全段可以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織悉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

明畫

過以欲玉諸呂起以諸呂擅政按中閭歲過六七年事務却以家居飲樂迷雜掩之雲關月現別是一天陸生固奇而非此奇文亦安能寫出陳平周勃當佐高祖定天下協恭之誼當素講矣何至此時侍陸生畫策而始和調耶蓋高祖遺命蕭曹之後可相者即推乎勃而平于王諸呂之際頗失于阿諛呂后勃必疑其心而不肯與之共事矣勃既疑

者十人寶劍直百金三句即陸生自己資貨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也為所死家一向伏脉

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常來過從如此若卒於某男之家即以車馬寶劍侍者與之一歲

中往來過他客卒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此句素無確解愚謂向中

則十日而更若過他家則一年中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

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是陳平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人坐而平若無見此正寫深念之景入神處或謬以不時見

由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有態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

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慮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數語絕大見識遂為千古不休名論生于

調財士務附務一作豫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為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周勃何謂戲侮陸生蓋勃少文而陸生時時稱說

大可見陸生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

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結驩之具不過如是知兩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

呂氏謀益衰以斷語結甚奇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

平平亦患勃
將來之禍有
不可言者陸
生窺見此隙
而亟為調之
實智謀之殊
絕而安劉之
功不在周勃
之下乃有而
不尸卒以樂
死生之晚節
真過人遠矣

叔孫通古之
鄉愿也忠信
廉潔時復似
之而壞人心
術亂敗經常
固已不淺漢
世以此子為
儒宗治之雖
霸不亦宜乎
王莽鼓其牙

接歸陸生本傳恰與好
時家居一副筆墨故妙
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此時仍家居未嘗在位及諸誅呂

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即前所畫計也畧錄已足孝文帝即位欲使臣之南越陳丞相相等乃言

陸生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今比諸侯皆如意旨後之使越實文帝一書有

以柔之非實特建之績
故云如意旨最得體
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好結有深意

酈陸兩生皆以舌佐命然酈以負氣鼎烹陸以委蛇壽考史公合而傳之於酈則

詳其始見之時一腔英偉於陸則詳其病免之後無限高超意蓋以人生斯世隱

見無常險夷難必能合兩生之始末而並有之庶可無憾矣不然則漢廷臣子壽

終者多獨大書於鼎烹者之傳後此何意哉

劉敬叔孫通列傳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襲楚之時叔孫通降漢王叔孫之降蓋不一而足矣下特云因竟從漢反者前此從人之

皆不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先從細處寫一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

壯士進之此是度務中之近乎理者弟子皆竊罵曰前竊罵後大喜鄙陋可嘆極醜之

先生極不滿世度務中之近乎理者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

審之才盜竊
神器而舉世
恬然不以為
取凡以布世
之餘風中乎
隱微深痼之
間而胎日
壞也余嘗有
丈極論之姑
約其旨於首

先輩多病史
遷輕名節而
進奸雄如田
穰之二客魯
之兩生皆起
軼絕塵之士
而史並失其
名殊可惜也
禮樂之事固
難倉卒然使
賈誼仲舒之
流亦必粗可
復古今觀其
言曰所事且
十主皆面諛
以取親貴則
正夫子所謂

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甯能鬪乎度務之言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

待我我不忘矣市道口角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取嗣音稷漢五年已并

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伏一筆正見其希世然費苦心在高帝悉去

秦苛儀法為簡易可見已不盡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後對

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必插此六字筆端有眼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度務之言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重在魯諸生因以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

知者謂不相復也其言不必甚謬自通言之則希世之功如臣願頗採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此千古禮樂興亡一大闢目須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古朝廷禮天子

矣皆有儀自漢以下下有儀上無儀於是叔孫通使徵魯儒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真高世之

以警誓拘滯此人非也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可見禮樂非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叔孫所就者苟且

禮樂兩生責之亦似過當然其言則粹然無疵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連

五句如見其掉頭揮手咄不屑之狀傳神妙手叔孫通笑曰強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含糊得妙當以遂

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雨生不可謂不知禮樂之本者也古者君臣之禮相去不甚懸絕立見羣臣郊勞宴享伯父伯舅之稱敬慎有加至於拜上者騎下堂者替而積重之勢不得不矯枉而過正焉至於漢初頗濶畧簡易一革亡秦苛習正可參酌古禮而求其中乃叔孫通徒以高帝之難之而遂痛絕其下而不復拘其主是朝議法酒皆為臣沒而君不與

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不徧徇其弟子亦希世手段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

習之。以茅置筵為朝會之位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應試為之語上既觀試行禮曰。吾能為此迺

令羣臣習。隸會十月。今習之以就元日大會蓋漢初以十月為歲首也。隸亦習也。因異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儀。一段朝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寫漢官威儀亦甚肅穆要廷中是史公筆力之整瞻耳

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職傳言趨殿下。郎中俠夾同。陛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

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嚮。此儀蓋至今仍之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嚮。大行設九賓。臚

白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朝事畢

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寫情一向至禮畢。復置法酒。一段諸侯坐殿上。皆伏抑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宴事畢竟朝置

酒。無敢謹譁失禮者。分項一段甚明畫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以此一語結禮樂是朝

朝是笑是贊是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

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看其委蛇之處處處如畫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

金賜諸生。正與東漢桓榮自言積古之力意恐相反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官

一金遂市聖人之名而知要務。句却妙

季布樂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八字一篇之細直貫至末項籍使將兵另提法非接有名句也數窘漢

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任俠者以氣類相感罵周

氏朱家皆極生動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

劉先自劉亦不能活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

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周氏自知不如朱家權力能脫季布之難故

字灤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只九個字朱家乃乘軺車之

洛陽軺車賈人之車蓋微行至京師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朱家又能用滕公因謂滕公曰其

緩急中極好作用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開口滕公曰布數為項王窘上上怨之故必

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接口有別俱有對路蓋早曰賢者也朱家曰臣

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此一層正項氏臣可盡誅耶即用一層叔制言外

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又用一層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然後說出主意純用劫制之法蓋夫

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此語不無過火然大使口君何

焉君為臣綱君何禮而何以責其臣於此秋孫希世之罪萬世莫能道也
季布傳史公贊中獨反覆嘆息於始之為奴朱家自重其死處故起一段亦極意描寫比游使傳尤覺有精神而特以能推剛為柔先下一句斷語然既將其柔處寫得奄奄欲盡勢必再將其剛處特一振刷之方顯得始之賤損大有深意故接手便將廷折樊會語寫得毛髮欲豎此相救

之法也不然
呂太后朝平

豈不容容一
議耶此等處

俱要於書經
中識得

先輩或謂朱
家脫季布布

顯達後不聞
有以報之為

布病不知此
數人皆大使

可以尋常報
施論者

折獎噲不足
為季布生色

只是形其剛
論已詳於前

布傳凡列三
段段段皆虛

無一實事在
內只起處推

剛為柔是其
實事欲讀之

生氣勃勃愈
見史公點染

之妙

不從容為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應前意季布匿其所滕公亦俠朱家

投滕公固亦氣類相感耳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

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雙收整瞻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

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書有以所有易所無之語蓋犬羊

季布折之為是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挑釁之端呂后以私憤欲用兵故

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語勢斬絕是負氣人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因於平城今噲奈何

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面欺面諛平分直下文有似板而實橫者此類是也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

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所以便謂可斬是也是時殿上皆恐反映布之負氣太后罷朝

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一人折之而舉朝莫敢抗其氣如此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

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毀語亦恰當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

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

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此段又說得宛曲條暢與樊噲語不同豈更事久而粗豪漸化耶今陛下以一人之譽而

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巖巖大臣之言深達上

默然漸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飾詞亦斌媚有致布辭之官楚人曹邱生辨士

之妙

戰國時多游士皆拱揖于君公之廷取而得也漢與四海為一此輩無着落處遂有曹邱生一輩人出觀其求書薦引納賄招權死然近世抽豐客兵乃知此風實始於此此亦可以觀世變也嗣此而染園詞客陳魏後車接迹于千古矣丁公二人以李心正陪布之勇以丁公反映布之忠皆是極寫季布處高祖名為大度而思仇之

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實長君善歷舉其生平所以深病季布之卒為所中也季布聞之寄書

諫實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始則戒人而不能自禁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

早被渠看破病根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

大怒待曹邱季布早入其掌握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

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只此一片說唇令人不復自持然季布於此熟是可笑且僕楚人足

下亦楚人也親之引而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又拓

之季布乃大悅引何遽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亦復說出一季布名所以益聞者

曹邱揚之也不必然也始以館住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二語相反而聯

處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以吳中豪傑聯貫出嘗為中司馬中尉郵都敢不加禮又以酷吏見憚

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者聞關中雙收極季布母弟

丁公為楚將曰弟曰母弟得聯絡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簡語高祖

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急中妙語妙在不甚可解故奇耳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

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可斬在此一謁儼然賣主求榮高祖以丁公狗軍中丁公為

際實不能忘
如季布雍齒

初實欲誅之
以屈於公義

而止又如憂
莫小怨而終

不忘情于丘
嫂他可知矣

丁公短兵急
接之時窘迫

可知難以設
詞律免而怒

之者實深故
因其來謁而

斬之其本心
未必果責其

不忠於項王
也不然何以

不并誅項伯
乎

蒯通以韓信
之黨被責但

以架犬吠堯
自明其心樂
布以彭越之
黨就刑獨暢
言越之功烈
深明越之心

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語頗矯強
而意甚暢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樂布一生大節在哭越窮困賃傭

於齊為酒人保極叙辛苦為保為奴亦暗與季將軍廣柳車相映凡合傳多有閑中視射之妙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

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于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簡而能詳兩行

中有無數事他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遙遙相赴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不直言謀反

而責之句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特着此詔明

而誤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奇景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

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亦即強責趣烹之方提趣湯急之

中躍躍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

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此句妙蓋彭居梁地與漢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實一則字一而字一虛一且垓下之會微彭

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懷壯今陛下徵兵於梁彭

之詞

事及其自言
則又不過君
王與亡絕無
梗避蓋一則
辨士之雄一
則忠臣之義
通志在于免
戮故其詞遜
布本不欲求
生故其語激
不可同日而
論也
季布傳婉婉
附以數大段
藥布只得哭
故主一節前
後皆以簡括
語備載始末
蓋前傳雖詳
徐而虛後傳
雖簡促而實
此中相生之
妙當意會而
不可言傳也

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此皆

彭王所欲吐而不及吐之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只此一筆於是上乃釋

布罪拜為都尉私忌奪于公理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

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史公意亦只是發舒窮扼之氣耳語似恍惚然不可訓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

者必以法滅之益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藥布立社

號曰藥公社有德於民可知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季布不詳其卒藥布并及其嗣用世家體亦變體為太

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見其以勇顯之難方是真勇身屢典軍寡旗者數矣

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此贊全就幽辱處寫自己一腔鬱結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故獨

盡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

其死為有所用其未足一句在胃中便幻出一篇充滿文字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復之耳藥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特合雖往古烈士何

以加哉

季布傳始末不詳特深感其為奴不死一節深服其推剛為柔一念便將自己一

腔蓬勃。俱要發洩出來。只是贊中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一句為一篇報任安書骨子。既有用所未足之言。不得不於其歸漢之後出力渲染。以見其未足之實。然細玩赦布之後。高祖朝既無可見。呂后朝只是折樊噲用兵匈奴一語。文帝朝只是恐以毀譽窺上一語。至曹邱面訣。變怒為悅。益復出醜總之無一實事可書。而纔纔數百言。讀去却甚豐茂。此以虛為實之妙也。樂布傳徹始徹終。無事不載。然如吳楚之軍功。燕相之惠澤。俱引而不發。此以實為虛之妙也。此皆古人精意所在。故摘出之。